

往事如昨

烟台故事

中秋月圆 花香果甜

孙景璞

俗话说：中秋月儿圆，花香果子甜。农历八月又称桂月，桂花飘香是当月的特色。

我清晨一开门，东邻祥大爷家的桂花香味，扑鼻而来，沁人心脾。

我曾去过祥大爷家，他那棵桂花栽在花盆里，树干有高粱秸那么粗，枝叶茂盛。祥大爷说，这棵桂花有10多年啦，是一棵银桂（桂花还有金桂也叫丹桂、玉桂、四季桂等），这可是最香的一种桂花。叶腋处那些小白花，能发出那么大的香味，令人难以置信。

恰逢八月中秋，天高气爽，月儿圆满，空气中洋溢着桂花的清香，也是一件令人惬意的小事。所以有的地方叫它“九里香”。古人把它的清香高雅，象征吉祥如意，考试高中叫“折桂”，获得荣誉叫“桂冠”。有许多文人墨客吟诗作画，盛赞这中秋月圆桂花香的美好情景和感受。如：唐人宋之问作《灵隐寺》句：“桂子月中落，天香云外飘。”卢照邻作《长安古意》句：“独有南山桂花发，飞来飞去袭人裾。”都是绝佳句子。

村头菊新三爷爷家菜地的篱笆上那些紫色的、红色的姜姜子花（即牵牛花），也在迎着太阳开放。每个花朵像个小喇叭随风摇摆，好像在吹《迎宾曲》，欢迎我的到来。它的缠绕茎有很强的生存欲望，抓住附属物就缠绕其上，努力爬高迎着太阳开花结果、繁衍后代。它的果实像个小圆球，薄薄的壳，壳内长满像绿豆粒大小的种子，成熟后的黑色，叫黑丑，白色的叫白丑，都是中药材。

在那些喇叭花丛中，还夹杂着一些红色的小五星花，小巧玲珑，鲜艳夺目，名叫天罗松，也叫五星花。它的蔓纤细，叶子也细小，但是很顽强，能冲破重围，和牵牛花争夺天下，以胜利者的姿态，向着太阳笑。

崖上还有许多“光光花”即蜀葵。花朵有单片的，也有双片的，有红色的、紫色的，掌状叶五裂，根和花有清热解毒的作用。莱州人在烹调廷巴鱼（即河豚鱼）时，常摘其叶放入，说它可以解毒。

八月还是许多水果成熟的季节，农谚说：“七月核桃，八月梨，九月柿子来赶集。”还说：“白露下葡萄，秋分打红枣。”莱州种植的梨，主要是刺梨。引进的莱阳梨，没有渣渣，水分大，糖度高，很好吃。熟透了的大头梨，糖度高，又香又甜，别有风味。

农谚还说：“大枣七月白白，八月红白。”还说“七月十五红到腰，八月十五红到梢”，可以收获了。莱州习俗，中秋节过三天，第一天吃“黄米豆子”；第二天吃大葱猪肉包子，晚上吃月饼，吃炒菜；第三天闺女外甥来家啦，还要做好吃的黄米豆子，那是用大黄米或者小黄米煮成的稠稠的粥，内有鲜枣、花生仁、黄豆等。有枣树的人家要打一些鲜枣，送给没有枣树的人家尝尝鲜。

中秋节前后人们可以吃到新培育的早熟的伏苹果，清脆可口，甜味俱佳。

中秋节吃的水果还有西瓜。它还是中秋节祭月的供品。俗话说：“八月十五月儿圆，月饼、西瓜供月仙”。八月十五晚上，赏月、祭月的民俗，流传久远。家家户户在天井里摆上桌子，桌子上供有月饼、西瓜、月鼓（也叫月糕，面塑制品），全家人围坐桌子周围，晴空万里，欣赏着皎洁的月亮，吃着甜蜜月饼和水果，说说笑笑，享受这月圆人圆、血脉情深的天伦之乐。

月饼里的惊天秘密

王锦远

又是一年中秋至，神州大地月饼香。这圆圆满满、甜甜蜜蜜的美食，早已成为团圆佳节不可或缺的象征。然而，在牟平新福村，这圆圆的月饼里曾深藏着一份惊心动魄的秘密，一段被月光浸透的血泪往事。这秘密，在村中八十七岁老者王曰林缓慢而清晰的追忆中，揭开了元末明初那段尘封的历史。

元朝统治下，蒙古铁骑的压迫如阴云笼罩。在牟平每个村落，都被强行派驻一名蒙古官员，他们骑着高头大马，腰挎森冷长刀，视汉民如草芥。田地，他们信手一指便强占为私产；门户，他们随意闯入，稍不如意，拳脚棍棒便如雨落下。最令人切齿痛恨的是，哪家娶媳妇、办丧事，他们必定不请自来坐头席；更令人发指的是，新婚之初的三日内，新娘竟要委身于这些人。悲愤的泪水只能和着血往肚里咽，仇恨的种子却在暗夜中悄然萌发。百姓们背地里咬牙切齿，用“鞑子”这个充满鄙夷与血仇的称谓，来指代这些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异族统治者。

终于，南边传来了朱元璋举旗抗元的消息！牟平大地上，压抑已久的血性男儿们暗中串联，誓要砸碎这屈辱的枷锁。起义的领头人想出了一条绝妙的计策——用月饼传递号令！可在那白面如金、糖油稀罕的年头，寻常人家哪里吃得起月饼？这稀罕物，恰恰成了传递生死密令的最佳掩护。领头人秘密召集人手，精心制作了一批月饼。和面、擀皮、包馅……每一个步骤都浸透着紧张与决绝。最关键的一步，是将一张张写着“八月十五杀鞑子”的细小纸条，小心翼翼地卷起，深藏在月饼的馅心之中。这承载着无数人血泪期盼的“信物”，必须在八月十四日傍晚，由绝对可靠之人，悄无声息地送入各家各户。新福村便有这样一位热心肠的能人，与领头人情谊深厚，这千斤重担便落在了他的肩上。

暮色四合，他穿行在村巷，挨家叩门，每递出一块月饼，便用低沉而急促的声音再三叮嘱：“千万记住！这月饼，定要等到八月十五晚上，月亮爬上树梢头时，才能掰开！早了晚了，都误大事！”那凝重的神情，让接饼的村民心领神会，紧攥月饼的手心，早已汗湿。

八月十五终于到了。夜幕低垂，一轮硕大浑圆的明月缓缓升起，银辉如瀑，洒满大地，将村庄照得如同白昼。约定的时辰到了！家家户户屏息凝神，在月华下小心翼翼地掰开手中的月饼——那卷藏的小纸条瞬间暴露在清冷的月光下！“八月十五杀鞑子”七个字，如同点燃干柴的火星！刹那间，四野八乡杀声震天，棍棒呼啸，平日里作威作福的“鞑子”们猝不及防，在愤怒的洪流中哀嚎倒地，血染月华。

然而，在这片复仇的怒潮中，唯独新福村一片死寂。为何？只因村里驻扎的，是一位特殊的“鞑子”——一个上了年纪的老者。虽然顶着“鞑

子”的身份，占着些便宜，但他行事却与那些暴虐之徒不同。他不曾往死里作践乡邻。谁家遭了灾荒，揭不开锅，他会默不作声地匀出些粮食；邻里兄弟妯娌起了纷争，他出面调解，往往也能平息事端。村中老人常说：“这个老鞑子，心肠不算坏，还留着点人味儿。”

月华如水，映照村中老少爷们一张张凝重而迷茫的脸。他们紧攥着那张决定生死的纸条，面面相觑，无人先动。杀他？平日里那点微薄的善意，此刻竟成了他无形的保命符；不杀？又恐领头人追究，落得个“通敌”的罪名。沉默，令人窒息的沉默。只有烟袋锅里的火星在黑暗中明明灭灭，映照着众人紧锁的眉头和内心的激烈交战。

许久，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辈深深叹了口气，打破了沉寂：“唉……算了吧，放他条生路。可村子是万万不能留他了，得送他走。”众人心头一松，又复沉重，默默点头，算是达成了这艰难而充满风险的共识。当夜，几个胆大心细的小伙子牵来几头健壮的骡子，悄悄寻到老鞑子的住处，将事情原委和盘托出。老鞑子听闻，霎时面如死灰，浑身筛糠般颤抖，哪敢说半个不字？小伙子们不由分说，将他扶上骡背，借着清冷明亮的月光，一路向北疾行。

嘚嘚的骡蹄声急促地敲打着寂静的夜，踏碎了遍地的银霜，也踏断了老“鞑子”在这片土地上盘踞多年的根。一直将他护送到地界边缘，看着他仓皇的身影踉跄着消失在北方的黑暗中，大家才调转骡头，踏着月色悄然回村。

自此以后，八月十五吃月饼的习俗便在牟平大地深深扎根，代代相传。而在新福村，这份传承里更揉进了一味独特的心意——家家户户揉制月饼时，总不忘在甜香的馅料里，格外添上一把饱满的桂圆肉。这独一份的味觉印记，并非为了锦上添花，而是村人心中一份无声的祭奠。

明朝定鼎之后，周围村庄都知晓了新福村这段“八月十五忘了杀鞑子”的往事。口口相传，村子便得了个响亮的诨名——先是叫“忘鞑子”村，而原村名西小山村则被人淡忘。后来因村中王姓居多，又渐渐演变成“王鞑子”村。这个名字叫了几百年，直到1981年，政府觉得此名有碍民族团结，见村北有座增福山，便取其吉祥如意，正式更名为“新福村”，沿用至今。

时光荏苒，十几年前，新福村南的龙泉镇中心小学的一位小学生，用稚嫩的笔触写下一篇作文，题目就叫《忘了一个“鞑子”》。文章虽短，却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故事深处一缕温暖的微光——民族团结。

又是一年明月夜，又是一年中秋节，月饼依旧那么甜，那么香，可那深藏在馅儿里的惊心动魄，那月光下的生死抉择，那被放逐的老“鞑子”仓皇的背影……都已被岁月酿成了醇厚而复杂的滋味。

八月十五 杀鞑子

刘甲凡

在牟平民间，很早就流传着“八月十五杀鞑子”的故事。不光故事情节颇具传奇色彩，甚至还有一个村子因“八月十五杀鞑子”这件事而得了村名。

于清泮总纂的民国版《牟平县志》“轶事篇”中，对“八月十五杀鞑子”有记叙：“‘八月十五杀鞑子’，相传当时各村皆置鞑子，管辖村民，横行无道，各村密谋诛之，先期以月饼裹文，互相馈送，约于八月十五，酒醉鞑子而杀之，故今中秋望夕，犹食月饼以为纪念。按此当为元末时事，虽不见正史，亦可为民族革命之一证。”按照上述说法，其中有一个焦点，就是“不见正史”。

1990版的《牟平县志》，针对“八月十五杀鞑子”的传说，认为“此事不见于正史。中国人中秋赏月，以食品相互馈送，自唐、宋以来即成习惯，并非元末开始。而一夜之间尽歼元兵之说，是朝鲜历史上的事（见《读史方舆纪要》），与本地无关。又据历史记载，明太祖派兵北征期间，屡下保护北人（蒙古人）的诏令，未闻有杀害鞑子之事”。

那么，“八月十五杀鞑子”这个习俗是否真有其事？查阅相关史志资料，在《明史》及其它正史里都没有相关记载。到了清朝光绪年间，有个叫谢家福的人，写了一本叫《烬余录》的书，里面写了“八月十五杀鞑子”的故事，配合刘伯温的《烧饼歌》，实际上是想借此表达“驱除鞑虏、恢复中华”排满兴汉的情感。而后来辛亥革命真的效仿了这个故事，在1911年农历八月十五，通过相互馈送月饼传递信息，于八月十九（公历10月10日）举行起义并获得成功。

据史料记载，元朝末年，元政府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，对汉族及其他民族实施了残酷的统治，采取了多种极端措施，如派遣蒙古士兵（即“家鞑子”）入驻汉人家中，监视其日常活动，防止汉人反抗。翻看中国历史，有很多残酷战争与人民被杀戮的记录，但历经磨难的各民族之间最终实现了和睦相融、共同进步。就像1990版《牟平县志》里提到的，“就牟平而论，蒙古人在元初来此入籍的（如城东都姓），至元末之时，其风俗习惯已尽与汉人相同，彼此结为婚姻，互通庆吊，其关系已极为密切”。

这其中的“城东”，指的是现牟平区姜格庄镇北头村。据《烟台市牟平区地名志》记载，元朝时，宁海州一武官奥鲁劝农公事都达鲁花赤因袭职，至该地落户建村。此地原来荒无人烟，为最北边，故得名北头，其后人以“都”为姓，并一直流传下来。

到了清嘉庆七年，都氏后代在村中建立家族祠堂。整个祠堂制作工艺十分考究，现仍保留有部分宗谱，为研究胶东民族史、移民史、民风民俗均有重要意义。2013年，“都氏宗祠”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